

忆里京华

孟广学



花城出版社

忆 里 京 华

孟广学

花城出版社

忆 里 京 华

孟广学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95,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827 定价 1.1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位在北京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日籍华人的思乡曲。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生活节奏紧张的扶桑之国……虽然离开了生我育我的故土，但是我生活的主旋律，依然是我的祖国、我终生难忘的北京和那里许许多多可亲的兄弟姐妹。”作者以清新质朴而又细腻的笔触，怀着“无法推卸的责任感”，把她忆里的北京以及她所经历过的时代，还“从各个角度把中国的生活、情操、风俗、人情告诉日本人民”，如实地呈现在读者之前。而当“执笔思考时，顿时变成了难以抑止的思念：童年的生活、学生时代、北京的胡同、香山的红叶、腊月的寒风、老师的亲切面颊、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坎坷道路……”一一浮上脑际，涌来笔端。

这里辑入的三十篇散文，不仅倾吐了她对故乡的深情，更表达了万千海外赤子一颗燃烧着爱国热诚的拳拳之心。

序

不久前，日籍华人孟广学女士从日本寄来一些她写的随笔给我看。文章都是为学习中文的日本朋友而作。但是她所写的都是生她养她的祖国，那富有人情味的北京四合院，生活在那里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他们在艰难中的坚韧，在平凡劳动里的欢乐，在痛苦时对未来的憧憬。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文字上尽量写得通俗、细腻，没有任何雕琢。但是，在这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却蕴藏着作者对祖国浓烈而真挚的情感，寄托着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情思。

孟广学女士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后又在北京财贸学院任教，到日本后曾在日本外务省研修所及几所大学里讲授中文，现在明治学院大学任副教授。虽然她到日本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短短的几年里，她用自己的笔，热情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风情与文化，为加深日本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她还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写出了《中国诗词选读》、《你的中国语》、《用写信学中文》等作品，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

现在花城出版社将孟广学女士的一些随笔结集出版，我是很高兴的。我相信，这对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身居海外的孟广学女士来说，这本小册子也是她奉献给祖国母亲的一朵心花，以此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方 纪

八六初春

目 录

序	方 纪
我爱北京的四合院	1
预想不到的事	7
屈原与端午节	13
中秋话团圆	18
北京街道的叫卖声	23
我的老师	27
过 冬	31
结 婚	36
北京的银座——王府井	40
婆媳之间	44
北京胡同如此多	48
继 母	52
北京、天津又遇	58
盛 夏	63
清华池	67

她真能幸福吗？	72
园丁之歌	77
浅谈秋景	82
从打鼓的谈起	86
北京的春节	90
我和“黑黑”	99
从公用电话想起的……	104
爱花记	109
风俗习惯杂谈	113
浪子回头金不换	124
翡翠项链	131
看京剧	136
旅途见闻	140
两代人	145
君子兰	150

后 记

我爱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是我的故乡，在那里我度过了将近四十个春秋。

离开北京虽然已经一年多了，但在北京生活时的许多往事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在庭院散步时，抬头望着天空皓月繁星，一种思乡之情常常油然而生。

我的许多日本朋友和学生们经常问我：“孟老师，您想北京吧？！”我的回答自然是：“想呀，非常想。”“您都想北京的什么呢？”“雄伟的天安门、巍峨的八达岭、宽阔笔直的长安街、香甜的美味小吃……还有北京的四合院和院里的街坊们。”当他们听到我最后的回答时，不少人脸上都流露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神情。但随着我的讲述，他们的面颊逐渐开朗了，最后竟和我产生了同样的感情，他们都说：“这样的四合院我们也喜欢。”那么，让我把北京四合院里的事情向更多的人介绍介绍吧。

四合院是北京的一种旧式房子。院子的大门一般都是由中间开的两扇红漆木门，门上常有一对用黄铜或铁制的漂亮

的门环子。门的两旁常有一对石雕的小狮子。一进大门通常要先通过一个门洞，门洞的宽窄大约有日本六叠那么大小。门洞的长短不一。对着门洞都有一个木制的或砖制的屏风，有的屏风上面还画着鸟兽花卉，屏风下边摆着大鱼缸或花盆。绕过屏风就可以看到中间是院子，四周整齐的排列着北屋、西屋、南屋、东屋。北屋大多是又高又大。所以冬暖夏凉。一般人们最喜欢住北屋，其次是西屋。大多数的四合院里都有树，最普通的是槐树、榆树、枣树、桃树、海棠树和葡萄树。当然，北京还有许多高级的造型美观而又有气魄的深宅大院，这样的院子常常是一个大院里边又有许多套院，院子与院子、房子与房子之间都由走廊连结起来。院子里有漂亮的大花园，有假山、喷泉。屋子里也全是现代化的装置，如暖气、地板或花瓷砖地、浴室、卫生间、自来水……等。这些高级房子现在有的变成了医院、图书馆、学校或中央机关的宿舍，有的是中央领导干部住在那里。而普通的市民和一般的干部都住在一个有四、五家人或更多人家的四合院里。

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三年后当我准备结婚时，学校的宿舍没有空房，我只好自己去找房子。那时北京虽然已解放十几年了，但还允许房产主出租房子。经过朋友的介绍，我们在东单附近的干面胡同找到了二间四合院里的西房，面积大约有二十八平方米。两间屋子中间是用精雕的木制隔板隔开，古色古香的十分雅致，但租金比较贵，每月人民币十二元，相当于我们夫妻两人当时工资的十分之一，可是礼金、押金都不要。我们去看房子那天是个星

期日，正巧大家都在家休息。当院里的人知道我们要来住时，都表示十分欢迎，并纷纷向我们介绍院里的情况：房东姓冯，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寡妇，在一家专做出口童装的服装厂工作。她和她的弟弟、弟媳及一个侄女住五间大北房。南房三间住着一对姓赵的夫妇，约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他们都在工艺美术工厂当工人，有一个上初中二年级的男孩子。东房两间住着一对姓李的退休职工，还有一个三岁的外孙女。院里人们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一声声亲切的话语，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于是我们就决定住在这里了。

有了房子就开始做起结婚的准备。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一切都由朋友们来帮助。同事和学生们帮我们把两间房子粉刷一新，我的女友们帮我来做结婚的缎子被，院里的大妈、大嫂们都来指点、帮助布置房间。我们的结婚仪式就是在院子里举行的。三家邻居们把自己家的桌子、椅子拿出来，在院里摆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铺上台布，桌上摆满了糖果、花生、瓜子和烟酒，前来祝贺的朋友们络绎不绝，邻居们也象是自己的亲属办喜事一样，都穿上了新衣服，帮我们迎送客人、端茶、敬酒，忙得一天都没吃上饭。

我们就在这样的四合院里开始了小家庭的生活。每天早晨起来，大家在自来水龙头前接洗脸水时都要互相问候“你早”、“休息得好吗？”等。然后各家都自觉地扫院子和大门口附近的地方，不到十分钟院里院外就都干干净净了。紧接着家家都开始忙着做早点，一会儿的工夫，烤馒头片、天津包子、豆浆、油条的香味就充满了院子里。七点钟左右，在

一声声“晚上见”、“我走了”的话音中，上学的、上班的人推着一辆辆自行车陆续离开了院子。八点钟以后，院里只剩下李大爷、李大妈和那个三岁的小外孙女了。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坐在北屋的房檐下晒太阳或看看书、报。十一点时，他们就出去买菜了，如果遇见什么新鲜菜就给院里每家买一份，因为其它三家都是双职工，下班以后常常买不到什么新鲜菜了。

星期天是每周院子里最热闹的一天。每家都要在这天“改善生活”，北屋包饺子，南屋烙馅饼，东屋红烧鱼，而我们由于长期过住宿生活，什么菜也不会做，只好今天学一样，明天学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学会了做菜，请全院的人在我们家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以后我们不仅只是接受邻居们送来的美味饭菜，我们也常常做些拿手菜让他们品尝了。星期天除了吃好的以外，还是个劳动的日子。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两人工作，所以只好利用星期天晒被子、洗衣服。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家庭有洗衣机，所以象床单、被单、大件衣服等常常是由力气大的丈夫洗，妻子帮着扭、晾。到中午时，满院都挂起了“万国旗”，好不热闹。

小小的四合院里经常充满了春天欢乐的气息，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不愉快，也会马上被邻居们的安慰帮助而平息。如我的女孩子小时候在托儿所，但她经常生病，而生病时就要把孩子接回家护理和治疗，我和我爱人只得轮流请假。我们两人都是教师，请了假学生怎么办？为此我们心急如火，非常苦恼。这时东屋的李大妈主动地和我说：“你们做老师的工作

重要，把孩子交给我吧，我们老两口带她去医院打针，白天在我们家吃饭，你们放心好了。”听了李大妈的话，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又如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听到南屋夫妇的吵骂声和孩子的哭声。院里其它几家不约而同地前来劝说，原来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为了逃避数学考试，孩子竟旷课不去上学，夫妻两人互相埋怨不管教孩子，越说两人火气越大。经大家劝说，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最后决定由我爱人每周给他们的孩子补习二次数学。后来孩子成绩提高了，全院人都鼓励和表扬他。还有，六年前一个深冬的夜晚，东屋的李大爷突然吐血不止。这可把全院人吓坏了，有的去商店借平板三轮车，有的蹬车，有的推车，一会儿就把李大爷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家一直守护在李大爷身旁，直到办好了住院手续，又安慰了李大妈后才纷纷回家，这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洗洗脸，匆忙吃点东西又都去上班了。

每年的春节是全院人最高兴的时候，阴历三十那天晚上，大家都互赠做的拿手好菜，晚上十一点多钟都聚集在房东的屋里看电视、吃瓜果、海阔天空地聊天。女孩子们提着各式的灯笼、男孩子放着鞭炮和花，在院子里高兴地玩。五颜六色的火光透过玻璃照在欢笑的人们的脸上，大家互祝新春万事如意、健康幸福。

五年前，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居住了十三年的四合院，搬到了宽敞的有煤气、暖气和卫生设备的单元式楼房里。生活上虽然方便了，但不知为什么，一关上门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之感，因为家庭的欢乐再也不能及时传递给邻居们，家

庭的困难也不能立即被邻居们察觉而来帮忙。邻居们见了面只是点点头，问声好而已，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之感。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几年北京的建设步伐加快了，大马力的推土机无情的把一所所旧式四合院推倒铲平，代之以一幢幢新式楼房。再过若干年，古老的四合院也许将进入历史博物馆，但我衷心希望四合院里人们之间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象永不凋谢的鲜花，永远吐露着沁人肺腑的清香。

预想不到的事

当我做完了一天的工作，迈着疲劳的步子走回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一进屋子，我就看到了桌子上放着三封信。这封封飞越重洋的来信，那熟悉和我向往的笔迹，顿时驱散了我全身的疲劳。我怀着喜悦的心情，顾不上脱大衣，就坐在沙发上看起信来。当然，首先是看妈妈的信。我远离了体弱多病的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她。妈妈在信上鼓励我努力工作、注意身体，还说三月二十六日是她七十岁的生日，听说亲友及学生们都要来向她祝寿，可是唯独我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吃寿面了……看到这里，思念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接着，我又拿起了老同学的来信，啊！这么厚的信！打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有三位同学的信，他们的每封信都充满了乡土的气息，带来了亲切的问候，而且使我感到了他们的努力、自信和对生活的孜孜不倦以达目的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欣慕。特别是他们还说今年五月是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到时母校将给我来请柬和贺信。看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多想插上翅膀，飞回母

校去感谢母校对我的培育啊！二十年前的往事又出现在我眼前，激动的泪花使我的眼睛模糊了。最后一封是表姐的信，她这个“大忙人”，在去年一年中只给我来过两封信，平常都是由表弟来信，而最近表弟也没有信。正当我盼望她们来信时，今天终于收到了，真使我喜出望外。信中首先是歉意、问候，接着谈到了表姐夫最近在搞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又介绍了两个表侄在大学里的优秀成绩，还谈到表舅母（表姐的妈妈）虽已年近八旬，但身体还算硬实……我常想，他们的家庭真可谓是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当我兴致勃勃地翻到第二页信纸时，我的头轰的一下子大了起来，表姐写道：“你们在外国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喜欢给你们报喜不报忧，但这次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件家中不幸的事。你表弟的爱人红菊半年前就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还常呕吐、浮肿，但一直也没查出什么大病。上月突然全身浮肿，经几个医院会诊确诊为晚期胃癌，已无法医治，大概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但我们到处为她找偏方，她自己听说气功能抑制癌细胞发展，她每天强打精神练气功……”我惊呆了，我几乎不相信自己正在冒着金花的眼，我把眼睛闭了一下，再次看时，白纸黑字依然如旧。这消息简直象晴天霹雳，我再也忍不住了，悲痛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记得去年九月红菊到北京机场送我时，她恋恋不舍地久握着我的手说：“你要多保重，明年再见！”难道这次的分手将会成为我们的永别吗？！难道病魔真的会夺去她年青的生命吗？！我和红菊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她纯洁善良

的心灵，高尚的品德，以及她对表弟深挚的爱情和他们这美满幸福家庭建立的不易，我是深深了解的，往事象一幕幕电影又展现在我的面前：十九年前，表弟正在戏剧学院学习，他是一个十分英俊的青年，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庞上有着一双深沉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有着刚毅的性格、丰富的内涵、强烈的事业心。他常说自己的阅历肤浅、知识贫乏，所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注意观摩学习和艺术实践活动。由于他的刻苦努力，被教授们看成是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在他大学三年级时，有一位比他低两级的漂亮的女同学主动向他表示了爱慕之情。表弟家和这位女同学家是多年的好友，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一起玩耍和读书，兴趣又相同，在旁人看来真是天生的一对，表弟开始沉醉在初恋的幸福之中。正当他即将大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院校全部被解散，学生们都被分配到农场去劳动。四年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山区的一所农业中学教书，而他的女朋友则利用了“后门”关系被分到部队话剧团工作。不久，这位女友来了一封冷若冰霜的“绝交书”，表示今后不再来往。学非所用和失恋，象两盆冰水浇到了表弟的头上，他感到痛苦，他变得沉默寡言，身体也消瘦了很多。但他到底不是个感情脆弱的人，他把内心的痛苦深深地掩埋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现在艺术这门与我绝缘了，但我不能虚抛年华，我有充沛的精力，我想学针灸。”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山区农民很苦，这里有许多人患腰腿疼的人，而要看病又不方便，我想学会针灸为他们

解除痛苦。”以后，他利用每月休息的四天时间回北京，跟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学习。为了掌握医学知识，他攻读古文，为了能准确地找到穴位，他经常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一晃三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了那深山沟里受欢迎的“中医”了。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表弟去老中医家拜年，晚上十点多才回家，脸上泛着幸福的表情，显得很激动。表姐问他有什么高兴事儿？他说：“老中医通过几年对我的了解，愿意让他的孙女和我交往。我临走时，他的孙女红菊送了我一段路，红菊谈了对我的印象，她说她就是喜欢有志气的人。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请她后天到咱家来玩。”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因这几年表姐曾给他介绍过两个对象，但女方都因他户口在农村而不同意。表弟也说一辈子打光棍了，不让别人再提这件事。这次会怎样呢？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不安。表姐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时一定来。阴历初三晚上红菊来了，她装束素雅，举止文静大方，长得虽不十分出众，但她那苗条的身材和一双聪慧、灵活透亮的、会说话的眼睛却使我难忘。当表姐问她如果表弟一辈子在农村，工资又少时，你怎么想呢？红菊毫不犹豫地说：“我也把户口迁到农村，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我不追究他的地位和钱多钱少，我尊敬他的为人，我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愿意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红菊坦率而诚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极受感动。经过一年多的恋爱，他们终于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婚后红菊马上提出要把户口也迁到农村去，表弟说：“你祖父没人照顾，还是先在城里，以后慢慢再说。”表弟每月利用暂短的四天休息时间，把家里